

雪落那年

□吕妹靠

冬季残歌，寒风萧瑟。听雪花再次飘零梅树枝头，傲骨寒梅正迎风而笑。我伫立在落雪处，看梅花飘落，远处，仿佛看到你细步而来，对我展颜一笑……

细数儿时记忆，印象中雪总是无比纯白的。北方的孩子，总在如期而至的冬日里贪婪着雪花的眷恋。小时候最喜欢看雪花斜斜飘着，在孩童的发顶、睫毛驻足，喜欢脚下的雪“咯吱咯吱”的声音，喜欢漫山遍野一片洁白，更喜欢与奶奶踏着厚厚的雪，印出一个个脚印，留下我们的痕迹。在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上，覆着厚厚一层积雪，泛着亮晶晶的银光，与清晨的红日交相辉映着，显得分外妖娆。广阔天地之间，只有那一大一小的身影，在白色的草原上，踩下一个个脚印，留下一段段记忆。奶奶望着我，依旧年轻的面孔上泛着幸福、温婉的笑容。

后来的记忆，是寒天里握着铁铲和姐姐一同帮奶奶除雪。当一片片土地上的雪被一铲一铲堆起，奶奶总在小平房的屋檐下含笑望着我们的身影，她看着我们姐妹俩在雪中玩得亦乐乎的情景，脸颊上被冻出的红似乎也泛着暖意。

去年春节，父母带着我去看望奶奶。当我们像雪花一

样从远方匆匆赶来，车轮“咔嚓咔嚓”溅起一地飞雪，朵朵如花。那一天，一切如故，奶奶头上却已生了许多银丝，就如地上的积雪那般般白、厚重……年迈的她依旧站在家门口张望着、等待着。仿佛这些年来，她始终站在这儿，从未离开过……

从奶奶家院子里离开那天，她在身后目送着我。

我踩着松软的雪，吱吱作响。恍惚间仿佛听到了记忆深处的回响，那寂寞的脚步，曾是儿时欢快的追逐，年少时为所欲为的轻狂。

我转头去看她，虽然隔得很远，可我却清楚地看到了她脸颊上斑驳的痕迹和眼角明显的细纹。她冲我笑了，是再熟悉不过的笑容。我不禁有些恍惚，是从何时开始，她年轻的面孔竟已苍老到让我感到陌生的地步了？

那时，她苍老的面颊上布满一条条皱纹，那是她一生的操劳，是她一生的牵挂……

我又低头看了看身后孤单的一行脚印，它们静静在雪地里安放，仿佛一曲凄美的歌谣。从我脚下那对，一直到奶奶家门口那个脚印，一个比一个小，就好像我从小到大在雪地中踩过的脚印般。我看着那些脚印，仿佛能看见不同

年纪的我在雪地中欢跳、行走的身影……

我转过头，再行走时，脚步已变得无比坚定。前方的小路和田野已没了界限，两排齐整的大树向远方蔓延，干枯的枝杈挂满了雪，树枝上堆着绒绒的白。我慢慢走着，满眼的白渐渐荡漾了内心的浑浊。

多年来，那儿一直留着一段洁白的往事。那里似乎有着最简单质朴的一切，冰花还紧紧附着在窗上，寒天雪景犹存，冬日的烤红薯还冒着热气。麦田几经收获间，似乎只有我们，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长春又下雪了，落雪无声。

刚进入11月，吉林省域内大部分地区就飘落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飞雪无声，心亦无声。我沐浴着这满天无言无语的第一场雪，漫不经心地走在净月潭公园的小径深处，抬头看山，平视看湖，低头看雪。一时间，竟觉得头脑空空，襟怀空空，雪前那份活跃的思绪，那份热烈的感情，早都蒸发、升腾，凝成寒蕊生辉的六瓣花儿，自我飞升，自我而落，冰冰凉凉，冷静中便多了一种自我存在的真实感。

□谢华

作为“吉林八景”之一的净月潭公园，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因形似弯月状而得名，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姊妹潭。

2023年的第一场雪，整座公园都罩在白茫茫的飞雪之中，雪不停地落下，用它至真至纯的方式，放纵着对这座城市狂热的爱。只因这第一场雪，还不能够把湖水冰冻得那么坚硬，不然大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会在湖面上玩耍，滑冰、打冰球等活动，公园就不会显得那么寂静了。

净月潭的雪，雪质松软，至纯至美。当它从浩瀚天际姗姗而来时，宛如一位轻盈的女子，迈着曼妙的莲步，悠然浮沉而下，不一会儿这里就会变成纯白的雪国。大自然每年都会在冬至前后，用她的神来之笔，为北国春城描绘绝美景致。远望那一片山峦，白茫茫的，几乎看不到任何颜色了，仅有的树干是黑色的之外，其他都是一个颜色，这不像一幅被晕染的水墨画？这是大自然赋予净月潭最深远的意境。

如果说净月潭的雪，是用她最灵动的方式，晶莹剔透而来，那么，在落雪中与净月潭静静地对话，又是怎样地让人浮想联翩，思绪满天！

沉醉于净月潭这雪白的世界，当飞舞零乱的雪花轻轻地飘落在脸上或身上，如同母亲在我耳畔亲切地叮咛，并很快将我悠悠的寒雪冰愁融化成点滴水珠。

时光旋转，我把那个冬天和这个冬天间隔数十年对母亲的全部思念，在这个飘雪的日子里装订成册，隐藏在冬。在红尘寂寥的深处，也会把对母亲的思念定格在冬的记忆里。

好喜欢净月潭这独有的静谧美好。

银装素裹净月潭

雪花温柔

□赵梦卓

坐标吉林长春，十一月过半，已经纷飞了几场雪。哦，比起去年，今冬有些性急呢！

不错，社交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里，雪花飘飘早已超越了北方冬天的自然天象，它分明被赋予了符号、标识甚至是广告的作用。各种短视频平台刷屏，吸引着万千游客们拍摄“打卡”。滑雪去，多么牵动人心的冀望与行动。

眼下的我，却是另一番奔忙。我必须去医院，去诊所，或者往返于医院与诊所之间。不久前，女儿莫名地咳嗽，起初没怎么在意，以为吃三天药就挺过去了，谁料病情加重，只好去看医生。在咳嗽声、哭喊声此起彼伏的儿科，人满为患，孩子们一个个病恹恹的可怜模样令人心疼不已。那些家长排着长长的大队挂号、问诊、交款、取药，满脸的担心、焦躁，都很不得病倒的是自己。

我自然加入其中。医生看过检查单，确定是秋冬高发的“支原体肺炎”，还好症状不严重，建议打几天吊瓶。我有点儿懵，完全全地听命。小家伙从小到大身体素质还不错，6岁的她，此次是人生第二次输液。经历过扎针前短暂的恐惧后，她竟然对一整个看诊、打针的流程颇感兴趣，回到家里第一时间与我玩起了“医生与病人”的角色扮演游戏。她找出家中的急救箱、棉签、线绳、纸盒等工具充当各类医疗器械，还制作了简易的病历本和CT胶片报告。

“你现在都有什么症状？”“我先给你开几针吊瓶看看治疗效果吧！”女儿有模有样地扮演着医生为我“治疗”，小大人般的古灵精怪，确实让我缓解了不少连日来累积的悲伤、忧郁情绪。孩子病了半个月有余，状态欠佳。而身为家长，多么煎熬自不待言。她夜半里的几声咳嗽，基本上等于我的一夜难眠。

外孙女生病，姥姥姥爷深深牵挂着。一日，他们特意去家附近的大型超市选购了新鲜的蔬果鱼肉送来，亲自掌勺，给孩子做些清淡可口的家常菜。小孩平日里最爱吃鱼，当热气腾腾的红烧黄花鱼端上桌时，她还忍不住大喊了一声：“哇，是鱼，我最喜欢吃了。”

我惯例般洗净双手给孩子摘鱼刺，把一条鱼中肉质最肥美的部位放到她的盘子中，把连着鱼头和刺的部分留给自己，正如我小时候，妈妈对待我一样。原来有些情感确实是天性，也是自然而然的传承。

知名媒体人周轶君有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父母留给孩子的最深的痕迹并不是理念和想法，而是生活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比如喝什么样的咖啡，或者是煮菜的时候水要焯几遍等等。

终于明白，为何妈妈们都爱吃鱼头。

小孩居家养病的日子，我和她爸尽最大可能多陪在她身边。恰巧那几日长春连续降雪，于是每天下楼玩雪便成了她最期盼的事情。穿上羽绒服、雪地靴，戴好手套、帽子，拿着玩雪的小工具，仅仅是在家楼下打打雪仗，或者扫扫车上的雪，都令她兴奋不已。

女儿一玩起雪来，也顾不上寒冷，哪怕是鼻尖冻得通红、甚至有鼻涕流出来，也丝毫不减弱兴致，任凭我们怎么催促她回家也不舍得走。有时她只是张开手掌，接住簌簌落下的白色雪花，仔细观察它们的不同模样，就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惊叹，连连给我们描述雪花的样子，兴之所至，居然还创作了几句“打油诗”——

“下雪了，下雪了，我们去南湖；

下雪了，下雪了，玩冰玩雪真快乐。”

与其说这是雪的魔力，毋宁说这是她的天赋！

我们居住的小区与孩子的学校仅有一个铁栅栏之隔，多日因病未能上学，女儿眼巴巴地看着栅栏那侧“小豆包”们在操场上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虽然嘴上没说，想必她应该也很想加入其中。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冰天雪地，对于我来说再熟悉不过。童年时期，与三五伙伴在寒风中堆雪人、抽冰猴、打“出溜滑”；读书时期，学校专门开设滑冰课、滑雪课，虽然大家水平参差，但至少都能上冰上雪比划两下。爱雪，深深刻在每个东北人的基因里。

综艺节目《毛雪汪》中，主持人李雪琴跟嘉宾们交流时曾说，“东北的冬天是有味道的”。看到此处，屏幕前的我疯狂点头，雪后一丝凛冽夹杂清甜的味道仿佛瞬间袭来。鹅毛大雪泡温泉，童话世界赏雾凇，林海雪原滑雪，坚冰之上捕大鱼，冰雪之乐，怎不令人心动？

前几年因工作关系，我几乎走遍了吉林省知名的滑雪场、雪村，见证了它们从萌芽到崛起，从“小众”到热门旅游地的惊人变化。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来到吉林赏冰雪之姿、品冰雪之韵、享冰雪之乐，助力吉林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不少从事相关职业的百姓更是赚得盆满钵满，白雪实实在在地换成了沉甸甸的“白银”，酷寒中吉林旅游焕发勃勃生机。

深夜，窗外又下起了雪，在路灯的映射下，肆意飞舞的雪花显得愈发剔透。关灯休息前，照例去孩子房间把她踢掉的被子重新盖上。她睡得很香甜，没有被吵醒。

雪花温柔，温柔的日常里，我们都好。

与查干湖照面

□杨逸

我收藏了半生的误解，被一个照面给粉碎了。碎片散落成凌波夕阳，跟着我，在归途奔跑良久。

要怪我那漫长的童年，火烧云总是独舞霓裳羽衣曲的童年。还要怪我是个女孩子，父亲所有的天高海阔万丈豪情都不会随身携带我。为此我曾羡慕过父亲的裤腰带、打火机、上衣兜里的香烟，甚至那个掉皮起皱的医药箱。我认定它们借父亲的光，见了世面开了眼界，我也认定自己比它们聪慧。换作我，早就学会了父亲的博学 and 豪迈。

可它们比我还不会说话。唯一比我强的，是它们从不生病，不用打针吃药，而我经常被“鸡肋”扁桃体推向四十摄氏度的高烧。这让我的童年充斥着点滴、青霉素和傻掉的风险。于是身为医生的父亲，要一边给我治疗，一边关照我的智力。他给我讲了很多冒险的经历。有一件是我六岁那年只看到“结果”不知晓过程的。次年，真是福兮祸兮，因为发烧打针，我得知了经过。

“结果”是一个隆冬的半夜，我手脚一蹬突然惊醒，看到父亲冒血的头顶、下颚、胳膊和双手。白炽灯下，母亲嘴里叼着成卷的白纱布，下巴颏还夹着一卷，满头大汗在给父亲包扎。我像被野狼咬了，发出惊悚的喊叫。父亲不顾伤痛，一把把我的嘴捂上了。

“好孩子，别让你爷你奶听到。”我不知道父亲打算怎么瞒过他的父母，只知道眼看要过年了，受伤的父亲给家里带回一个不速之客——一条比当时的我还高的大鱼。

“看，爸爸送给你的。”父亲小心翼翼地不让手上的血沾在

我身上，可他的血还是在我心里翻涌成了眼泪。

一年后，在父亲讲述的“过程”里，七岁的我，与查干湖第一次照了个面。

那条大鱼正是来自查干湖。

父亲和三个朋友一起，开辆借来的小解放，去查干湖冬捕。按母亲的话说，这叫任性。母亲没读过帕斯捷尔纳克，没读过海明威，可她也不会硬拦着父亲，她总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就这样，小解放在当年磅礴的雪路上不知晃荡了多久，总算来到湖上。经当地朋友引荐，父亲结识了一位查干湖的鱼把头。

“黑瘦，精悍，穿着狼皮做的皮袄，每只靴子足有十来斤，戴着厚厚的狼皮帽子。帽子上的毛结着白霜，眉毛上全是冰珠子。但这些跟他的本事比，都不值一提。”

鱼把头趴在冰面就能找到大鱼，再厚的冰也骗不过他。酒是鱼把头的胆，烟是一大口，手里的鱼铲就成了古代将军的剑。大鱼出来时打着挺，从冰下带来的水汽，眨眼就变成了人间的雾。

“那个画面美极了，不过最美的不是这个。”

“是什么呢？”

“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感觉。”

父亲没有为我解释这八个字，没有描绘查干湖的形貌。也许描绘过，可七岁的我，只顾得上记住那八个深奥的字眼和父亲满目山河的表情了。

返程路上，小解放被积雪蒙蔽，没判断出雪下隐藏的冰

凌，一个跟头栽进了大沟。父亲那满身伤就是大沟给的。

“好在没大事，爸爸就想让你看看查干湖的大鱼。”

时间浩瀚，见过查干湖大鱼的，一直没机会见到查干湖。而生活让人无法执着于一念，我以为我忘记了很多事，很多事也落叶离枝般离我而去。然而人生又美妙在，冥冥中自有机缘。

我接到通知，去查干湖采风，当日去当日回。就这样，多年后的我，和查干湖有了一次真正的、也是特殊的照面——我是在车子驶离查干湖的一路上，记住了这片杳无涯际的大湖。

大湖是从古到今的每一秒，每一天，它是一片白茫茫的时间。它在我目之所及的地方连接上了天空，又用蒙古族的白色哈达，擎着金色阳光，虔诚地铺洒到湖面。烟波浩渺中，我体会到成吉思汗与众将士手托“九九礼”，面对大湖，对日九拜、对湖九拜的虔诚之心；又在车子拐弯处临别一眼中，骤然领会了“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生生不息、盛大蓬勃。我看到父亲在对我点头。时光深处的父亲，依旧满目山河。

这是时隔四十年的一场觉悟。查干湖用永恒的沉默，粉碎了“大鱼和小湖”的稚谬，它用哺育过旧石器时代青山头人的磅礴和丰沛，目送一个误会它几十年的渐渐远去。

大湖早已宠辱不惊。湖上夕阳，在亿万次地勾勒它敦厚的微笑。



长春纪行

□包临轩

与黄叶相拥的声音，被冬天听到了
大雪连夜赶来
铺满了城市

秋天，来不及撤离
她在湖面徘徊
长长的裙裾，拂过岸边眷恋的垂柳

这回，不需要与酒中对影
来的正好三人
从各自的生活场景里，奔出
奔出弯曲的巷子，和老屋

高铁呼啸着，一下子
撞开了白色的辽阔，疆域无垠

加速度
——掠过村镇错落的暗灰房顶
一段段黑黝黝的树林

抵达，缓缓地静止
站台上相互寻找的目光
定睛时，刹那间的惊喜
相互奔赴，穿越何止千年

时空倒转，只在这一瞬
走出车站，全部记忆
抽芽一般醒来

城市陌生得难以辨认
但一路上
总有一石一瓦，总有某个门脸
总有一棵老树，总有一条窄街
熟人一样，再继续认出我们

没有惊呼，也没有泪水
甚至，没有言语
只以目光，一遍遍抚摸
和默默致意

雪，一直下个不停
黄叶，一直在长街飘飞

初雪[外一首]

□简然

晨风，将初雪吹落
以绵软的身姿把秋色裹藏
推窗的瞬间，我看雪的心情
和雪一样，一层一层叠加
童话般的世界。静静的，暖暖的

秋的告别！
是喧嚣、热闹的去去
静美、安详才是绝唱
收藏的结果是增加的年轮
轮回的记忆就此留下最庄重的印记
是结束，也是开始
冬雪很暖

雪来了

没有预想的那样猛烈
推窗的瞬间，我看雪的心情
和雪一样，一层一层叠加
静静地，暖暖地
压在秋色之上

雪的前奏是雨
时紧时疏一下的雨
那片山间落叶里生长出来的村庄
在风雨中飘摇，没入杂草之中
瓦砾和空气中残留的记忆
等待着一场雪覆盖
这是我昨夜梦境

走出梦境，踉跄在雪中
记忆中的村庄和白雪倾覆下秋的斑斓
交织在一起
冬天已然到来
生灵万物都在积蓄能量
而我，则准备围着炉火
煮酒品茗，抚摸记忆
讲述我那遥远村庄的童话